





野客叢書卷第十八

長洲王楙

漢人釋經

易曰烏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漢成  
帝采劉向谷永之言報皇后引此且釋之曰王者處  
民上如鳥之處巢不顧卹百姓百姓畔而去之若烏  
之自焚也雖先快意悅笑其後必號咷而無及也百  
姓喪其君若牛亡其毛也故稱凶與今王弼等所注  
不同易之說固非一端然謂百姓喪其君若牛亡其  
毛與喪牛于易之意似不相干涉師古注此謂解在



谷永傳今谷永傳無此語

何武言誤

前漢書淮南王曰一日發兵卽刺大將軍衛青而說丞相弘下之如發蒙耳汲黯傳又言淮南王謀反憚黯守節死義至說公孫弘等如發蒙耳李尋傳曰淮南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爲公孫弘等不足道也則知淮南不敢肆其姦謀者正畏汲黯之故豈畏衛青哉而何武封事則曰虞有宮之奇晉獻不寐衛青在位淮南寢謀此說失之王嘉曰昔楚有子玉晉文爲之側席而坐近事汲黯折淮南之謀李尋亦曰淮南作謀其所難者獨有汲黯此說爲得

漢臣僕衣阜白

漢官吏著阜其給使賤役著白按谷永曰擢之阜衣之吏張敞曰敞備阜衣二十餘年注云雖有四時服至朝皆著阜衣兩龔傳曰聞之白衣戒君勿言注白衣給使官府趨走賤人若今諸司亭長掌內之屬晉陶淵明謂白衣送酒是也又觀戰國策左師公謂臣有賤息願令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知官吏著阜舊矣

大人尊稱



東軒筆錄謂范滂白母大人云云大人之名蓋父母通稱不獨父也僕謂大人云者極尊稱耳不特父母也如疏受曰從大人議是稱叔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是稱顯達者也今稱王公大人執事大人是皆施於尊敬者豈獨父母邪

### 萬機

尚書一日二日萬幾幾微也而前漢王嘉奏一日萬機乃以幾微字為樞機字李正文謂自嘉謬從木旁始誤後學僕謂古文尚書至唐始易以今字又西漢字文率多借用如言共行天罰為龔行懋遷有無為

楸遷方命圯族為放命此類甚多後人不悟漢人借用字之意遂直謂然非當時用字之失也觀魏相傳宣帝始親萬機蕭望之傳明主躬萬機漢書皆用此機字豈獨王嘉也漢碑書萬機處不一

### 魏表非誤

退朝錄曰宗道謂世傳魏鍾繇表云癘憤怨之衆癘非可通勉厲之意疑誤僕謂此正借用非誤也漢碑書厲為癘之處甚多宗道未之見耳如衡方碑曰砥仁癘義帝堯碑曰癘我以仁是也

### 漢人用事



漢人簡質用事率無拘礙僕因觀漢碑著大略於此  
武都太守碑曰赫赫明后克長克君衡方碑曰剖符  
守藩克長克君濟陰太守碑曰呂君宰政垂拱無為  
如治而允堂邑令碑曰垂拱不言而民帥伏橐長碑  
曰無為而治蕩蕩有功非陶唐孰能乎鄭產密豹殆  
不及矣成陽令碑曰吏民慕戀輪不得行君臣流涕  
道路琅玕鄭固碑曰為郡功曹忠以衛上犯顏謬  
造膝俛辭張素碑曰入為主簿蹇蹇匪躬魏元丕碑  
曰其仕州縣躬素忠謇犯而勿欺至以一令比陶唐  
蕩蕩之功他可知也賈誼賦曰農夫垂拱無事此語

尚矣

儼婦人不以其倫

漢人儼人不以其倫不特男子於婦人亦然僕觀霍  
光妻霍顯比祁太伯母祁夫人張酺傳謂羣臣阿竇  
憲至比鄧夫人於文母郭輔碑曰篤生七子鍾天之  
社堂堂四俊碩大婉敏娥娥三妃行追太妣李翊夫  
人碑曰夫人德配古之聖母劉夫人碑曰德配古列  
任妣王粲思親詩穆穆顯妣志侔姜妣動以古聖母  
為比豈其類乎

東漢注



唐太子賢引事注東漢書極有不可曉者如匈奴傳論曰竇憲竝恩兩護以私已福棄蔑天公注謂天公天子也前書云老秃翁何爲首鼠兩端秃翁卽天公也夫秃翁何與乎天公而此云爾甚不可解

### 楊牧二子

范史載楊牧富波相孫奇云云而不及其子僕考漢碑得其二子焉一曰統金城太守二曰少子繁陽令者統在金城威德竝行功效顯著而繁陽令以叔父憂去官吏民攀轅臥轍不得去旣去歷年上書乞留至二千餘人輸穀萬斛助官振貧乞還楊君可見其

政得民之深雖使召杜又安有此二子事蹟見於碑刻者炳然而史氏不一著其名可恨也因表出以補史文之佚云

### 漢人作字

華山廟碑以中宗爲仲宗郭究碑以仲尼爲仲泥民皆非之謂帝者廟號而假借以他字不恭孰甚焉以夫子爲仲泥則狎侮之罪大於子雲之準易僕謂不然漢人作字不一有省筆者有增筆者省筆如寫爵作尉寫鶴作雀之類是也增筆如寫春作瞢寫秋作龜之類是也又有假借字體如以仲爲中以泥爲尼



之類是也此皆當時之習所尚自後世觀之則怪也且莫尊於天地而漢人書天地字爲元墜昊蒼爲浩倉豈如此書便不敬天地邪後世以省文作字爲簡薄而今碑乃以增筆作字爲不虔亦過矣

張說誤引宋璟世系

張說撰宋璟遺愛頌有曰尚書東漢之雅望黃門北齊之令德宋氏世名公濟其美蓋指宋均與宋欽道也僕考之欽道固璟之派而均乃姓宗非宋也按宋均宗均碑與傳所著甚明可證也此史文差誤耳又如後漢循吏傳不其令之童恢今人皆以爲姓童考

碑乃姓黃耳非童也有士大夫爲童氏作墓志遠引恢爲言此謬正與宗均同史傳人名率多差誤所可推考者恃其姓耳而姓或至於舛謬向使此二名小有不同遂指一人爲二人矣抑又考唐世系璟正前漢中尉昌之後昌自代郎迎立文帝甚有功說碑自宜引此

碑陰

今碑陰列人姓名著出錢下項蓋漢碑之體漢人碑刻率多門生故吏所出錢建立故悉著其人名韓敷碑陰條六十二人曲成侯王嵩二百不爲多矣表而



出之可見漢世錢重如此又今州郡間有祥瑞之證用其物而刻之石者亦漢碑之體

唐書敘事疎鹵

唐書敘事疎鹵甚多如李絳救鄭綱一段唐書載絳曰綱任宰相識名節不當如犬彘梟獍與姦臣外通恐吉甫勢軋內忌造為醜辭考絳論事集則曰身居宰參洩陛下密謀於姦臣雖行同犬彘性如梟獍亦不至此況綱頗識名節莫是同列不便造為此謀且吉甫與絳同事不應對君直言吉甫內忌之醜亦須婉為之辭觀集然後知史文之失又如論採擇良家

子事傳曰絳上疏云云帝曰朕以丹王等無侍者命訪閭里以貲致之彼不諭朕意故至譁擾乃悉歸所取其述憲宗改過不吝如是而已而論事集則曰明日延英對見上舉手謂絳曰昨日見卿狀所論事非盡忠何以及此朕深居宮中難知外事已後脫有處分不合事宜須依此論諫不得遂成朕錯朕或未從直須兩度三度狠論以至於五六以開悟為限觀此又有以見憲宗有導人使諫之誠心而史沒而不載可恨也已按論事集係當時蔣偕作序知集中之語所載為甚的



陳驚坐

前漢書陳遵傳云時列侯有與遵同姓字者每至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目其人爲陳驚坐王僧虔名畫錄說陳驚坐異是曰陳遵杜陵人善篆書每坐一坐皆驚時人謂爲陳驚坐

晉有二阿大

世稱王徽之爲王大詞有王大訪戴之語此雖戲謔僕閒考之羲之有七子徽之乃第三子也不應第大一玄之二凝之三徽之六操之七獻之皆見本傳四肅之傳不載見王氏譜僕又考之晉有兩王大或稱

之曰阿大一小名一第行如謂王大固自濯濯阿大羅羅清疎王大勸恭飲恭不飲此指王忱耳忱小字佛大故云如謂一門叔父有阿大中郎與阿大語蟬連不得歸僧彌王大選草此指王悅耳悅導長子導嘗曰勿使大郎知故知其爲第行也忱坦之幼子乃太原之裔譜牒亦自不同人見忱悅二字相似又且同時俱稱王大阿大往往疑似而莫之辨故著明之王胡之字

世說云謝太傅語真長阿齡於此事故欲太厲注阿齡王胡之小字僕謂胡之本字脩齡呼阿齡者卽其



字耳非小字也猶桓公呼殷源爲阿源王處仲呼王平子爲阿平之類也阿之一字顧所施用有綴以姓者有綴以名者有綴以字者有綴以第行者綴以姓如阿阮綴以名如阿戎綴以字如阿平綴以第行如阿大詎可因其稱阿遂以爲小字乎注又謂王愷娶桓溫第二女不知乃其弟愉非愷也

### 薛戎事

唐書薛戎傳云柳冕爲福建使辟戎爲佐冕病免復爲藩府交奏稍遷河南令累遷浙東觀察使載戎履歷僅此而已以元稹碑考之轉侍御史給事中拜刑

部員外郎改河南令遷衢州刺史不周月而政就移刺湖州濬荻塘百餘里改刺常州不累月刺越州仍以御史中丞觀察浙東而卒其更迭內外如許之多凡典四州竝不一見傳文疎略如此之甚不獨一薛戎傳如此他傳往往而然大抵碑之述事不無浮誇然載履歷則甚詳且確也故僕於碑率以此補史文之闕又考越州題名云戎以元和十二年正月自常州刺史授浙東觀察使長慶元年九月隨表入覲而卒碑與傳皆言薨於越州此爲不同

### 姚泓徐敬業



逸史載唐南嶽僧有人綠毛覆體來僧前云是晉姚  
泓當時我國為劉裕所滅求我不得遂假一人貌類  
我者斬之以立威我實泓也因陳晉末歷代事如指  
諸掌有史氏闕而不書者又言淮南王安其實昇仙  
而遷固狀以叛逆伏誅此說不經難以為信往往見  
於雜說史傳無聞好事者附會亦未可知又如徐敬  
業事唐書則曰敬業亡命不知所之而紀聞所載甚  
詳謂敬業擒所養似已者斬之而敬業逃入山為僧  
天寶初有老僧年九十餘名住括者正敬業也而本  
事詩亦言敬業之敗與駱賓王俱逃捕之不獲敬業

為衡山僧賓王亦落髮徧游名山至靈隱周歲卒雜  
說所載有可以裨史傳之闕者而荒誕者在所不取  
龍城錄亦載其事

### 孔門十哲

四科者夫子言陳蔡一時所從之徒非謂七十二弟  
子之中止有此十人而已後人錯認夫子之意遂以  
四科之人目為十哲而學宮之中墜坐於夫子殿上  
其餘弟子則繪立於兩廡之下雖曾參之賢亦不預  
殿上之列謂參非十哲之數也至於州縣每歲春秋  
釋奠亦以此為升降之等失夫子之意甚矣考其制



自唐已然承襲至今而莫之革也僕又推而上之觀東漢末徐幹中論有曰人之行莫大於孝莫顯於清曾參之孝原憲之清不得與游夏列在四行之科者以其才不如也則知此說自漢已然不止於唐也

### 興雨祈祈

顏之推家訓引班固靈臺詩祈祈甘雨之句以謂詩之有滄萋萋興雲祈祈當是興雨俗寫誤耳趙明誠又據漢無極山碑興雲祈祈之語以謂毛詩本作雲字後來皆作雨字因顏而改耳洪氏又引左雄傳興雨祈祈以證此語非起於顏氏僕謂古人引經書語

取其大意不泥其字文雲雨皆一意安用區別且興雨祈祈在雄之先已自有引之者矣觀鹽鐵論亦有是語豈止雄邪然前漢食貨志乃作興雲祈祈要之曰雨曰雲二說初無定論且班固一人其說亦自不同况各人乎是不可泥其一也孔穎達正義謂定本作興雨或作興雲誤也

### 子美梭拂詩

漁隱云杜子美梭拂子詩云不堪代白羽有足除蒼蠅山谷謂事見新唐書適從何處來者也僕按此元稹事在子美後山谷引之誤矣僕謂扇驅蒼蠅宋史



嘗有是說然杜詩此聯初非用故事蓋椽拂者唐人用以驅蠅杜詩之意謂此雖不足以代白羽亦可以驅蒼蠅非謂代白羽以除蒼蠅也杜詩二意而山谷以一意認之故有此誤韋應物亦有椽欄蠅拂歌曰椽欄爲拂登君席青蠅撩亂飛四壁舉此可驗杜詩之意

李白事說者不一

李白事所說不一魏顥作文集序曰上皇豫游召李白時爲貴朋游飲比至半醉令製出師詔不草而就許中書舍人以張洎讒逐游海岱間年五十餘尚無

祿位樂史作別集序則又曰上與太真在沉香亭賞木芍藥命李龜年持金花牋宣賜李白立進清平詞白宿醒未解援筆賦之會高力士挾脫鞞之恨譖白於妃由是上三欲官白輒爲妃沮劉全白作碣記又曰天寶初玄宗辟翰林待詔因爲和蕃書并上宣唐鴻猷一篇上重之欲以綸誥之任委之爲同列者所謗詔令歸山遂浪跡天下范傳正新墓碑曰天寶初召見於金鑾殿論當世務草答蕃書玄宗嘉之遂直翰林專掌密命將處司言之任他日泛白蓮池公不在宴皇歡旣洽召公作序時公被酒於翰苑中命高



將軍扶以登舟優寵如是既而上疏請還舊山玄宗甚愛其才或慮乘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溫室樹恐掇後患惜而逐之其說紛紜不同如此惟樂史所說頗與傳文合傳曰白供奉翰林猶與飲徒醉於市帝坐沉香亭意有所感欲得白爲樂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頰面稍解授筆成文婉麗精切帝愛其才白嘗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鞵力士恥之摘其詩以激貴妃帝欲官白妃輒沮之白自知不爲親近所容貌求歸山帝賜金放還所載亦如此僕謂李白不容於朝固雖因高力士之譖然其爲人疎曠不密觀傳正所謂乘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溫室樹又觀李陽冰草堂集序謂出入翰林中問以國政潛草詔誥人無知者醜正同列害能就謗疑其於醉中曾洩漏禁中事機或者云云明皇因是疎之

### 五更轉

陳伏知道從軍五更轉有曰一更刁斗鳴校尉連連城遙聞射鵬騎懸憚將軍名二更愁未央高城寒夜長試開弓竝月聊持劔比霜三更夜警新橫吹獨吟春強聽落梅花誤憶柳園人似此五轉今教坊以五更演爲五曲爲街市唱乃知有自半夜角詞吹落梅



花此意亦久

野客叢書卷第十八

長洲吳曜書  
顧鈴陳環刻

野客叢書卷第十九

長洲王楙

詩讖

王直方詩話舉東坡少游後山數詩以為詩讖漁隱以為不然謂人之得失生喪自有定數烏有所謂詩讖云者其不達理如此僕謂此說亦失之偏詩讖之說不可謂無之但不可謂詩詩皆有讖也其應也往往出於一時之作事之與言適然相會豈可以為常哉漁隱舉東坡詩之不應者為證可笑其愚大抵吉凶禍福之來必有先兆固有託於夢寐影響之間而



詩者吾之心聲也事物變態皆能寫就而況昧昧休咎之徵安知其不形見於此哉但泥於詩識則不可  
詩句相近

唐人詩句不一固有採取前人之意亦有偶然暗合者如李白詩河陽花作縣秋浦玉為人武元衡詩河陽縣裏玉人閒姚合詩文字當酒榼賈島詩燈下南華卷祛愁當酒榼許渾詩百年便作千年計李後主詩人生不滿百剛作千年畫柳子厚詩歎乃一聲山水綠張文昌詩離琴一聲罷山水有餘輝姚合詩買石得花饒王建詩買石得雲饒王維詩珥筆趨丹陛

儲光羲詩珥筆趨文陛杜牧之詩乞酒緩愁腸武元衡詩歌酒換離愁劉瑗詩侍兒能勸酒貴客解彈琴王無功詩老妻能勸酒少子解彈琴杜子美詩試吟青玉案莫弄紫羅囊劉夢得詩學堂青玉案綵服紫羅囊孟東野詩種稻耕白水負薪斫青山許渾詩雨中耕白水雲外斫青山此類甚多

白蛾蔽日

漢紀白蛾蔽日師古注蛾蠶蛾音五河反僕謂蛾古蟻字經史間多讀蛾為蟻如禮記蛾子時術之是也蕭何傳發縱指示注子用反發縱謂解縱而放之僕



謂縱卽蹤字漢碑率以縱爲蹤如郭魯二碑曰有山  
甫之縱比縱豹產是也李德裕亦曰鄴侯指縱對諸  
葛心化以內屣指縱對外施武力益可驗矣

賤子具陳

杜子美上韋左丞詩曰丈人試靜聽賤子請具陳甫  
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云云此詩正用鮑昭東武吟  
意昭曰主人且勿喧賤子歌一言僕本寒鄉士出身  
蒙漢恩云云前此應休璉詩嘗曰避席跪自陳賤子  
實空虛而與杜同時如王維亦曰賤子跪自陳可爲  
帳下不古詩嘗曰四坐且莫喧願聽歌一言

杜詩合古意

阮籍詩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詩書杜詩往昔十四五  
出游翰墨場鮑昭詩昔如韞上鷹今如檻中猿杜詩  
昔如水上鱗今如冝中兔庾信詩細管纏鐘格圓花  
釘鼓牀杜詩繡段裝簷額金花帖鼓腰鮑昭詩北風  
驅鴈天雨霜杜詩驅馬天雨雪沈約詩山櫻花欲燃  
杜詩山青花欲燃杜詩合古人之意往往若此注所  
不聞又如子美鷹詩側目似愁胡王原叔但引隋魏  
彥深賦爲言不知狀似愁胡乃晉孫楚鷹賦中語耳  
杜詩速令相就飲一斗人多引鮑昭且願得志數相



就以證相就二字有所自不知相就飲三字見庾信詩野人相就飲至如杜詩巡簷但索梅花笑梅花笑三字見隋煬帝詩市橋官柳細官柳二字見晉陶侃傳前輩謂老杜詩無兩字無來歷山谷亦云老杜詩退之文無一字無來處信哉

司字作去聲

容齋隨筆云白樂天好以司字作入聲讀如云四十着緋軍司馬男兒官職未蹉跎一爲軍司馬三見歲重陽是也又以相字作入聲如云爲問長安月誰教不相離是也相字下自注云思必切以十字作平聲

讀如云在郡六十日入山十二回綠漲東西南北水紅欄三百九十橋是也以琵琶字作入聲讀如云四弦不似琵琶聲是也武元衡亦有句云惟有白鬚張司馬不言名利尚相從僕謂二詩司字非入聲乃去聲耳觀白詩無注廣韻入聲不收集韻去聲伺字韻收曰司主也僕觀西漢敘傳與夫文選司字作伺字協疑此詩亦以司爲伺如琵琶字相字洪謂作入聲此說是已白詩多犯鄙俗語又如枇杷之枇蒲萄之蒲亦協入聲如請召之請協平聲諒闇之闇協去聲似此之類甚多其詩句有曰况對東谿野枇杷燭淚粘盤



紫蒲萄燕姬酌蒲萄是協入聲者也又曰當時綺季  
不請錢商宗諒閭中是協平聲去聲者也僕又考之  
不特白詩爲然唐人之詩多有如是者如張祜曰生  
摘枇杷酸曰宮樓一曲琵琶聲姚合曰每月請錢共  
客分張文昌曰錦江樓下三江流是皆隨其律而用  
之

白用杜句

杜詩甲第紛紛厭梁肉廣文先生飯不足白詩靖節  
先生尊長空廣文先生飯不足杜詩眼前無俗物多  
病也身輕白詩眼前無俗物身外卽僧居杜詩酒債  
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白詩舊語相傳聊自  
慰世間七十古來稀

征有二義

征有二義有征行有征伐文字中有以東征西征爲  
名者不可不審如曹植東征賦崔駰徐幹西征賦班  
固傳毅北征頌此皆述征伐之征非征行之謂也如  
袁宏班昭東征賦潘安仁西征賦張纘南征賦班彪  
北征賦此正述征行之征非征伐之征也今人或不  
契勘總以爲一義失矣

古樂府名



唐子西曰古樂府命題皆有主意後人用樂府為題者當代其人而措辭如公無渡河須作妻止其夫之詞太白輩或失之僕謂後人之作失古詞之意甚多不止此也如漢饒歌十八曲中有朱鷺艾如張巫山高等詞後之作者往往失其本意朱鷺者據樂志建鼓殷所作棲鷺於其上取其聲揚或曰鷺鼓精也或曰詩曰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古之君子悲周之衰頌聲息飾鼓以存鷺雖所說不一然鷺則鷺鷺之鷺至宋何承天作朱路曲乃謂路車之路失其意矣又如巫山高詞解題曰古詞言江淮水深無梁可度臨水遠望思歸而已至齊王融之徒巫山高詞乃雜以陽臺神女之事無復故意艾如張艾與刈同如訓而古詞之意謂刈而張羅至陳蘇子卿詞則曰張機蓬艾側是以艾為蓬艾之艾矣此類不一

### 李杜詩意

杜子美詩子規夜啼山竹裂武元衡詩子規夜啼江樹白李賀詩雄雞一聲天下白溫飛卿詩碧樹一聲天下曉按古詩雞鳴歌汝南晨雞登壇喚月沒星稀天下旦子美詩孔丘盜跖俱塵埃杜牧詩堯舜周孔皆為灰南北史和士開云自古帝王盡為灰土堯舜



桀紂竟復何異

靈運得句

石林詩話云謝靈運詩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此語之工正在於無心猝然與景相遇備以成章不假繩削故非常情之所能到僕謂靈運製登池樓詩而於西堂致思竟日不就忽夢惠連得此句遂足其詩是非登樓時倉卒對景而就者謂猝然與景相遇備以成章殆恐未然蓋古人之詩非如今人牽強轉合要得之自然如思不到則不肯成章故此語因夢得之自然所以為貴

顏延年五君詠

潘子真詩話曰顏延年阮始平詩曰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蓋謂山濤三薦咸為吏部郎武帝不能用荀勗一麾之則左遷始平太守僕謂延年賦此蓋有為也徐羨之不悅延年出為始安太守謝晦謂延年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為始平郡今卿為始安可謂二始延年後復為劉湛出為永嘉太守怨憤之甚故有是作向注但云延年疎曠劉湛出為永嘉太守而不及其他是未深知其意耳又如作阮步兵詩則延年正以領步兵好酒見黜於時與阮同也其詠五君意



皆有在

屢江亭語

西清詩話曰許昌西湖屢江亭就宋元憲留題有鑿  
開魚鳥忘情地屢盡江湖極目天之句皆曠古未有  
然本於五代馬殷據潭州時建明月園徐仲雅詩鑿  
開青帝春風圃移下姮娥夜月樓僕謂又不止此觀  
唐沈彬望廬山詩壓低吳楚殺涵水約破雲霞獨倚  
天箭此蓋有是意皮日休潺谿洞詩亦曰敲碎一輪  
月鎔銷半段天

著鞭聒耳

前輩馬詩用著鞭二字多引劉琨傳祖生先吾著鞭  
事如山谷詩眼明見此玉花驄徑思著鞭隨詩翁而  
任淵所注是也僕謂此大綱言著鞭耳非為馬設前  
此二字蓋嘗有為馬而言者按三國志蜀何祗謂楊  
洪曰故吏馬不敢駛但明府未著鞭耳世人局於所  
見推究不廣類如此又如前輩鼃詩用聒耳鳴事人  
多引梁武陵王坐池亭鼃鳴聒耳王曰殊廢絲竹之  
聽或者又引齊孔珪事以為在梁之前僕謂皆未也  
按周禮蝻氏掌去鼃鼃注為聒人耳其事祖此談藪  
以孔珪事為陸稚圭續釋常談引此以證聒人耳之



所自非也

李習之為鄭州

貢父詩話曰唐文人李習之不能詩鄭州掘石刻有鄭州刺史李翱詩云云此別一李翱非習之唐書習之傳不記為鄭州王深甫謂習之集乃收此詩為不曉漁隱亦謂習之未嘗為鄭州刺史僕謂諸公不考耳為鄭州者即習之也習之為鄭州事史略而不載其履歷之詳具見僧錄中曰翱正元十四年登第校書郎三遷至京兆府轉國子博士史館修撰權職方員外郎授考功員外郎兼史職出為朗州刺史

太和初入為諫議大夫尋以本官知制誥拜中書舍人以謬舉栢耆左遷少府少監俄出為鄭州刺史五年為桂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桂管防禦使七年授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八年徵為刑部侍郎九年轉戶部侍郎檢校戶部尚書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會昌中卒其詳如此傳但云始調校書郎元和初為國子博士史館修撰再遷考功員外郎除朗州刺史召為禮部郎中出為廬州刺史入為諫議大夫知制誥改中書舍人坐栢耆事左遷少府少監後遷桂管湖南觀察使山南東道節度使卒以傳視僧錄疎略



甚多其間亦有不同處習之爲鄭州日正在爲桂州  
前而史不載貢父遂以爲別一人因知傳文之誤人  
多矣

此陛下家事

唐高宗欲廢王后立武昭儀當時大臣褚遂良長孫  
無忌之屬皆以死爭帝問李勣勣獨曰此陛下家事  
何必更問外人帝意遂決其後明皇因武惠妃之譖  
欲廢太子瑛等當時如張九齡之屬固爭以爲不可  
獨李林甫謂此陛下家事一語而決遂基唐室之禍  
人謂林甫此語絕似李勣是皆以陛下家事爲辭不

肯力爭遂成禍基僕因考之李勣此語又有所自觀  
後周宇文護欲廢閔帝以問羣臣有曰此公之家事  
敢不唯命遂廢閔立明帝李勣之言非出於此乎又  
推而上之魏文帝遣使賜甄后璽書以問周宣周宣  
答曰此自陛下家事後周之語又出於曹魏

化鶴二事

化鶴二事相類續搜神記云遼東城門有華表柱忽  
一白鶴飛集言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載今來  
歸城郭皆是人民非何不學仙冢纍纍又神仙傳云  
蘇仙公桂陽人昇雲而去後有白鶴來止郡城樓上



人或彈之鶴以爪書曰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  
來歸吾是蘇君彈我何為洞仙傳謂仙公卽蘇耽也  
是以魯直次韻蘇翰林公出遨詩曰人間化鶴三千  
歲海上看羊十九年正均用蘇家故事也

### 顛倒用事

李湜撰東林寺舍利塔碑曰龐統以才高位下遂滯  
題輿陳蕃以德峻名沉初膺屨驥按屨驥是龐統事  
題輿是陳蕃事而倒用如此得非誤乎其碑蓋開元  
十八年建也

### 韓退之文章

唐之文章至韓退之而大備無可疵者後之學者於  
是取則其體固不一也一篇之中有始竝言兩事而  
終只以一事結者有以一意起而終以兩意者如為  
人求薦書曰某聞木在山馬在肆匠石過之而不眴  
伯樂遇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  
也以某在公宇下非一日又辱居姻婭之後是生於  
匠石之園長於伯樂之廐也是以木馬兩事竝起也  
然終之曰昔人有鬻馬不售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  
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某與其事相類故  
終始言之耳是棄木而說馬也又如送孟東野序云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然又言其在唐虞咎陶禹善  
鳴者而假之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周衰孔子之徒  
鳴之屈原鳴楚李斯鳴秦又曰天將和其聲而使鳴  
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  
其不幸邪是則鳴者蓋有出於自然者矣豈可謂專  
不得其平邪是又以一意起而兩意終者如此

### 拗句格

禁巒云魯直有換字對句法如曰只今滿坐且尊酒  
後夜此堂空月明曰田中雖問不納履坐下適來何  
處蠅前此未有人作此體自魯直變之若谿漁隱曰

此體出老杜如寵光蕙葉與多碧點綴桃花舒小紅  
者是也今俗語謂之拗句格僕謂此體非出於老杜  
與杜同時如王摩詰亦多是句如云雨中草色綠堪  
染水上桃花紅欲燃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  
無故人疑亦久矣張說詩曰山接夏空險臺留春日  
遲此亦拗句格也

### 避高祖諱

或者讀晉潘尼舉孔子言一言而喪國者漢避高祖  
諱至此猶存僕謂承襲如此非避諱也且左傳引周  
書之文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引周詩曰克長



克君王此大國當是之時高祖之諱未行也而易邦以國者是出於偶然非有深意然固有避諱處如漢書引堯親九族以和萬國曰善人爲國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王嘉曰無教逸欲有國蔡邕石經凡邦字易國字如此之處可以言避諱矣何則彼皆漢人也非漢人則不可謂避諱矣

以鳥對僧

賈島詩曰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或者謂句則佳也以鳥對僧無乃甚乎僕觀島詩又曰聲齊雛鳥語盡卷老僧真曰寄宿山中鳥相尋海畔僧薛能詩曰

槎松配石山僧坐藥杏含春谷鳥啼杜荀鶴詩曰沙鳥多翹足巖僧半露肩姚合詩曰露寒僧出梵林靜鳥巢枝曰幽藥禪僧護高窗宿鳥窺曰夜鐘催鳥絕積雪阻僧期陸龜蒙詩曰煙徑水涯多好鳥竹牀蒲倚但高僧司空曙詩曰講席舊逢山鳥至梵經初向竺僧求唐人以鳥對僧多如此豈特鳥然僕又考之不但對鳥也又有對以蟲對以禽對以猿對以鶴對以鹿對以犬者得非嘲戲之乎又有時聞啄木鳥疑是扣門僧出東坡佛印語錄



野客叢書卷第十九

長洲吳曜書  
黃周賢等刻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

長洲王楙

規放古詩意

石林詩話云江淹擬湯惠休詩日暮碧雲合佳人殊  
未來古今以為佳句然謝靈運圓景早已滿佳人猶  
未適謝玄暉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即是此意僕  
觀古樂府曰黃雲暮四合高鳥各分飛寄語遠游子  
月明何未歸此正江淹之意淹兩句此四句以碧雲  
為黃雲耳僕嘗謂晉宋間人詩雖規模不同然大意  
不外乎先王三百篇之中要非自有新意如江淹等



詩卽毛詩君子于役之意也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  
至哉雞棲于埘日之夕矣牛羊下來君子于役如之  
何勿思非出於此意乎又如張孟陽四愁詩佳人遺  
我綠綺琴何以報之雙南金佳人遺我錦繡段何以  
報之青玉案卽毛詩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投我  
以木李報之以瓊玖之意也

魯直茶蘼詩

冷齋夜話云前輩作花詩多用美女比其狀如曰若  
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塵俗哉山谷作茶  
蘼詩曰露溼何郎傅湯餅日烘荀令炷鑪香乃用美  
丈夫比之特出類也僕謂山谷此聯蓋出於李商隱  
之意而翻案尤工耳商隱詩曰謝郎衣袖初翻雪荀  
令熏鑪更換香以此聯較之真不侔矣

杏花雨

前輩謂深院無人杏花雨之句極佳此非四雨之數  
當作去聲呼僕觀此句正祖南唐潘佑之意佑有詩  
曰誰家舊宅春無主深院簾垂杏花雨佑兩句意此  
作一句言耳然佑句作上聲非去聲也其下曰香飛  
綠瑣人未歸巢燕承塵燕無語豈語字亦當作去聲  
邪唐花間集亦曰紅窗寂寂無人語黯淡梨花雨



詒厥及于等語

洪駒父云世謂兄弟為及于謂子孫為詒厥歆後語也子美詩曰山鳥幽花皆及于退之詩曰誰謂詒厥無基址雖韓杜未能免俗吳曾漫錄乃引南史劉湛等及于之語以證子美所用為有自僕謂漫錄所引未也僕考諸史自東漢以來多有此語曰居詒厥之始曰及于之情愈厚西漢末之聞也知文氣自東漢以來寢衰不特是也如言色斯赫斯則哲之類甚多此語至入於詩中用可見後世文氣日不逮古如此近時四六多以爰立對具瞻作宰相事用所謂爰立者訓於是乎立耳不知所立者何事而曰卽膺爰立之除式副具瞻之望除卽立瞻卽望頭上安頭甚可笑也僕又考之曹氏命司馬氏文曰違兆庶具瞻之望桓豁疏曰願陛下追收謬眷則具瞻革望魏晉人已有此謬

河間傳意

客或譏原涉曰子本吏二千石之世結髮自修以行喪推財禮讓為名正復讎取仇猶不失仁義何故遂自放縱為輕俠之徒乎涉應曰子獨不見家人寡婦邪始自約敕之時意乃慕宋伯姬及陳孝婦不幸一



爲盜賊所污遂行淫泆知其非禮然不能自還吾猶  
此矣僕謂此柳子厚河間傳之意也史記呂不韋傳  
述太后云云河間傳又用其語古人作文要必有祖  
雖穢雜之語不可無所自也

### 少游斜陽暮

詩眼載前輩有病少游杜鵑聲裏斜陽暮之句謂斜  
陽暮似覺意重僕謂不然此句讀之於理無礙謝莊  
詩曰夕天際晚氣輕霞澄暮陰一聯之中三見晚意  
尤爲重疊梁元帝詩斜景落高春旣言斜景復言高  
春豈不爲贅古人爲詩正不如是之泥觀當時朱元

章所書此詞乃是相冒

其斜陽曙非暮字也得非

避廟諱而改爲暮乎

### 珊瑚春黃糜

隱居詩話曰杜牧之詩有趣韻而撰造非事實者如  
珊瑚破高齊作婢春黃糜是也李詢得珊瑚其母令  
衣青衣而春無糜字僕謂旣言衣青衣而春添一字  
何害但糜自是粥作米梁字用恐有所未安耳春黃  
糜之語牧蓋祖後漢志慊慊春黃梁之意不知糜豈  
可以言梁邪

### 胡廣子孫



後漢胡廣傳與碑竝不言其後觀蔡邕集有陳留太守胡公碑云君諱碩字季睿太傅樂鄉侯少子也又觀幼童胡根碑云故陳留太守胡君子也曰根字仲原於是知碩為廣之子根為碩之子皆先廣而殂碑謂碩孝於二親雖曾閔顏萊無以尚正佳弟子根才七歲而其家生相與立碑此正與逢童相似得非為乃祖之故乎

殍飴二字

沈存中筆談曰唐士人專以小詩著名而讀書滅裂如樂天題坐隅詩俱化為餓殍作夫字押杜牧之杜

秋娘詩厭飴不能飴飴乃錫非飲食也僕觀晉王薈以私粟作粥飴饑者郝鑿甚窮鄉人共飴之飴字豈不作飲食用然考晉音乃音嗣非貽字也僕謂牧之用作貽字必別有所據又觀後漢許楊傳舉謠歌曰飴我大豆享芋魁飴字無音乃知牧之用字有所祖也餓殍之殍作夫字用按唐韻敷字韻收撫俱切又平表切皆言餓歔也是則殍字有二音樂天所押蓋從唐韻之平聲者二字皆有所據存中自不深考安可以讀書滅裂非之揚雄箴曰野有餓殍

北固甘羅



杜牧之登北固山詩曰謝朓詩中佳麗地或者謂朓詩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金陵乃今建康非潤州也僕謂當時京口亦金陵之地不特牧之爲然唐人江寧詩往往多言京口事可驗也又如張氏行役記言甘露寺在金陵山上趙璘因話錄言李勉至金陵屢讚招隱寺標致蓋時人稱京口亦曰金陵牧之又

有詩曰甘羅昔作秦丞相或者又謂史記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後因說趙有功始皇封爲上卿未嘗爲秦相也僕考北史彭城王浹傳曰昔甘羅爲秦相未聞能書儀禮疏曰甘羅十二相秦未必

要至五十則知此謬已久牧之蓋循襲用之耳

人物名字不同

淮南子曰神農嘗百草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世紀曰伏羲嘗和百藥淮南子曰炎帝主於火歟而爲竈神事始曰竈黃帝所置古史考亦曰黃帝始造釜甑火食之道就矣漢臨江王傳注謂黃帝子累好遠游歟於道故後人以爲行神漢馬氏傳注則曰共工氏子修好遠游故祀以爲祖神河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聖賢冢墓記亦曰馮夷者弘農華陰隄首人服八石得爲水仙爲河伯婦一說又謂河



伯乘兩龍一曰冰夷二曰馮夷史記相如傳注則又  
曰馮夷河伯字也山海經曰東海中有度朔山上有  
二神一曰神荼二曰鬱樞風俗通亦曰黃帝時有神  
荼鬱樞兄弟二人性能執鬼故東京賦曰守以鬱樞  
神荼副焉括地圖曰度朔山尖桃樹下有二神一名  
鬱一名樞高誘注戰國策則又曰一曰余與一曰鬱  
雷其紛紜如此殆不可曉書籍間人物名字不同似  
此之類甚多

### 參軍簿尉

杜詩脫身簿尉中始免捶楚辭鮑注曰非謂簿尉受

杖杖有罪者爾退之謂栖栖法曹掾高

豈受杖者邪僕謂不然子美之意正謂屬吏受官長

之杖非謂杖有罪者官屬受杖其來久矣且前漢王

嘉為宰相裸躬受笞其他可知司馬遷謂陵夷至於

捶楚之間觀此則知古人當官有過亦必受杖此猶

有說謂臣下有過受人君之杖耳非上官之杖也僕

觀後漢戴宏為郡督郵曾以職事見詰府君欲撻之

云云三國志黃蓋為守長署兩掾教曰若有姦欺終

不加以鞭杖宜各盡心此正明驗古人吏屬受杖之

說也自晉至唐此類尤多注詩者自不深考耳姑撫



數端世說載太守劉淮杖主簿向雄後同在政府不  
交言武帝敕雄復修君臣之好北史庫狄連為鄭州  
刺史開府參軍皆加捶撻魏收為中外府主簿頻被  
箠楚唐書邕州經略使陳曇怒判官劉緩杖之二十  
五而卒浙西觀察使韓臯封杖決安吉令孫解臀杖  
十下而歿劉晏考所部官六品以上杖訖而奏杜牧  
之謂尹坐堂上階下拜兩赤縣令屬官將百人悉可  
笞辱其詩又曰參軍與縣尉塵土驚動勦一語不中  
治笞箠身滿瘡韓退之詩曰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  
捶楚塵埃間舉此以驗杜詩之意可見矣豈謂杖有  
罪者邪古之官屬動必加杖加杖猶可或致之歿如  
張敞棄絮掾市之類是也上官之權甚重而屬吏益  
卑凜然度日不啻君臣之相臨唐猶庶幾漢時尤甚  
自入國朝官守上下之分雖嚴然此例削矣上自宰  
相下至監當均謂比肩事主非惟無箠笞之辱且省  
廷拜之禮正所以示一統尊王之意云

郎官令史

漢明帝謂郎官上應列宿不可輕畀乃以杖撞郎藥  
崧自褻慢如此僕嘗考之當時郎吏雖謂清選其實  
位卑親主文案與令史不異郎三十五人令史二十



人漢士往往恥為此職至於用杖其輕可知此風至齊猶在齊明帝時尚書郎坐杖罰者皆科行蕭琛謂郎有杖自後漢始至魏晉以來其職稍重今方參用高華吏部又近於通貴不應遵昔科罰倉部郎江重欣杖督五十無人不慙可特輸贖帝納之僕又觀世說桓溫在荊州恥用刑罰令史受杖從朱衣上過或者以上捎雲根下拂地足之語譏之夫服朱衣而使受杖亦可謂甚矣此正明驗郎官令史之秩卑如此

詩中重押韻

蔡氏曰杜子美飲中八仙歌船眠天字竝再押前字凡三押前古未見其體嘗質之叔父元度云此歌分八篇人人各異雖重押何害亦周詩分章之意也聞見錄亦引此詩及李太白韓退之詩為疑松江詩話引杜子美一詩押兩萍字東坡一詩押兩耳字謂字同而意異不妨重疊又謂子美八仙歌押兩船字在歌行則可他不可為法僕謂諸公各肆臆說於古人之詩是未深考詩中重押字自古有之豈但李杜韓蘇四公而已姑引數章於此蘇子卿詩曰四海皆兄弟誰為行路人又曰我有一尊酒欲以贈遠人又詩



曰歡娛在今夕嫵婉及良時又曰努力愛春花莫忘  
歡樂時沈休文詩曰多值息心侶結架山之足又曰  
所願從子游寸心於此足阮嗣宗詩曰如何當路子  
磬折忘所歸又曰惜無懷鄉志辛苦誰爲歸張景陽  
一詩押兩生字任彥升一詩兩押生字三押情字古  
詩重疊押韻如此之多豈可謂古未見此體亦不可  
謂古人分章之意與夫惟歌行之體有此以是知李  
杜詩皆有所祖沈雲卿一詩凡四疊韻

餘糧棲畝

晉左思賦餘糧棲畝而不收後晉于寶宋劉裕皆有

是語近時場屋中用南史劉裕所言出處出餘糧棲  
畝省題詩而不及左思是失所先後矣僕又考此語  
非始於思在思之前蓋嘗有是言矣觀蔡邕集中胡  
公碑云餘糧棲於畝畝知左思此語祖邕也

魯直玉花驄詩

烏戍張仲思家多前人墨蹟有魯直親染題李伯時  
畫欲驪玉花驄後一詩其間云此篇晁无咎蔡天啓  
諸人皆和多有好句昨見允蹈齋官書工有士人寫  
繁城隸筆法秀整試爲問姓名當求寫此詩本著馬  
後魯直此紙筆力勁甚非尋常石刻者比其詩三句



一換三疊而止禁變謂之促句換韻僕又觀當時名公如鮑夷白亦多此作漁隱第言魯直有此一篇而不知其他或者又謂唐人亦有此體以僕考之非止唐人其苗裔蓋出於三百篇之中如素冠之詩是也

杜撰

包彈對杜撰為甚的包拯為臺官嚴毅不恕朝列有過必須彈擊故言事無瑕疵者曰沒包彈杜默為詩多不合律故言事不合格者為杜撰世言杜撰包彈本此然僕又觀俗有杜由杜園之說杜之云者猶言假耳如言自釀薄酒則曰杜酒子美詩有杜酒偏勞

勸之句子美之意蓋指杜康意與事適相符合有如此者此正與杜撰之說同湘山野錄載盛文肅公撰文節神道碑石參政中立急問曰誰撰盛卒曰度撰滿堂大笑文肅在杜默之前又知杜撰之說其來久矣

謝玄暉詩

謝玄暉詩曰淮陽股肱守高臥猶在茲李周翰注漢淮陽太守汲黯上書言病上曰淮陽吾股肱郡卿為我臥理之按漢書文帝謂季布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而武帝謂汲黯則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



君矣初無淮陽吾股肱郡之說翰蓋誤引季布事言之耳又按汲黯傳言淮陽臥治初無高臥之說異時劉禹錫詩亦有肯放淮陽高臥人蓋祖玄暉詩也

詞句祖古人意

後山詩話載王平甫子旂謂秦少游愁如海之句出於江南李後主問君還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之意僕謂李後主之意又有所自樂天詩曰欲識愁多少高於灑灑堆劉禹錫詩曰蜀江春水拍山流水流無限似儂愁得非祖此乎則知好處前人皆已道過後人但翻而用之耳又少游詞有天還知道

和天也瘦之語伊川先生聞之以爲媒黷上天是則然矣不知此語蓋祖李賀天若有情天亦老之意爾類而推之如晏叔原今宵剩把銀缸照猶恐相逢是夢中蓋出於老杜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戴叔倫還作江南夢翻疑夢裏逢司空曙乍見翻疑夢相悲各問年之意謝無逸詞我共扁舟江上兩萍葉出於樂天與君相遇知何處兩葉浮萍大海中之意魯直詩趁此花開須一醉明朝化作玉塵飛出於潘佑勸君此醉直須歡明朝又是花狼籍之意此類極多

鷹鷂史傳不聞



一雜說謂鷹鵠之鵠史傳不載其名起於近世僕讀  
唐張子壽集鷹鵠圖贊序正有是論曰鷹也名揚於  
尚父義見於詩鵠也迹隱於古人史闕其載豈昔之  
多識物亦有遺將今而嘉生材無不出爲所呼之變  
與所記不同者邪僕謂子壽亦未深考張衡東京賦  
鵠鵠春鳴北史文宣謂思好曰爾擊賊如鵠入鷄羣  
左傳鵠鳩氏司事也枚乘賦揚雄方言爾雅說文俱  
有此字豈可謂迹隱於古人史闕其載邪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

長洲吳耀書  
唐麒吳中刻



